泰西新史攬要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五

英國馬懇西元本　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改制度

拿坡崙之騷擾歐洲也英國惟思得當以挫法國之銳庶幾歐洲大局不為所掣朝廷之上咸謂茲事體大談何容易然苟專心致志冀日必可告成功歐事且大有裨益故國之內政舉皆未暇措置草野之間亦咸謂拿坡崙既與歐洲各國為仇我若不挫拿坡崙歐洲必無太平之日於是與上下之人一德一心家雖困乏不敢顧也當是時也若有以肥身肥家為言者衆人皆笑之以鼻謂以若所為殆不能為我英人之苗裔矣○覘國者莫謂英無人也英廷早知治國之法有不甚合宜者必須改絃而更張之始可是長治久安之局滑鐵盧

大戰之前五十年英有賢相曰揩底大有變通制度之意蘇格蘭人喁喁望治者非一日矣迨揩底之子曰瞥特繼父而為相位時則法乱之前十年也欲成其父未竟之志日夜思所以變通之者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即法亂之前十三年英員尾剎詩草創變通制度之條事雖未成而近年之所議行者大半與其策吻合一千七百九十一年（乾隆五十六年）英大臣康欽吐詩宣言曰我國家所行之政能体貼民心者甚少國之大權惟皇家及諸世家操之愚以爲而今而後若不許民間畧檀微權恐不克相安無事也此皆英人之卓卓者也而所言如此且篤此言者不僅以上諸人已也凡隸於英吉利之人皆覺國家舊制不甚妥恰急宜隨時變通民間始獲享盈寧之福

英國舊制本寓君民共主之意故設立上下兩議院英君與諸世家主

持上議院之政凡下議院所上之議或准或駁上議院得而定之其下議院人員固由民間所公舉者也顧流弊至百年以前積重難返幾至治民與治國若了不相關也者若不痛加裁改英民其何以為生哉執政者之言曰下議院諸員皆民間所公舉苟有重困民生者豈有不以上聞之理此言似也而不知民舉者其名也官舉者其實也先就英倫而計之凡世家之最大者二人可舉數員故爵臣諾福公之權可舉議員十一人至下議院世職倫此岱可舉議員九人爵臣盧式蘭公可舉議員六人於是下議院之議員儼若為上議院所派者十人而六七矣且即以民舉而論英倫所屬者名城鎮二十五處額定公舉下議院議員七十人然二十五處民人中得操舉官之權者實屬寥寥無幾按英國雖有選舉官之額然必其產業身家與定制符合始許列名與籍否則斥其權不足也即如日沙倫一地額定舉官二員

而民之權足以與官者竟無一人又如嘉呑一地亦有額舉一員而民之權足以舉官者僅有七人遂有世家謂吾家不特有此權而且尚有餘於權外也不妨以爾賄來以我權遂故欲舉嘉呑二員之入下議院者其權值英金十萬鎊（約合華銀四十萬兩） 又如一卑官也而其權實足以舉議員忽奉國家令旨謂應舉何人入院自顧卑微豈敢不遵於是英倫緣此弊實所舉七十議員之外凡下議院官三百員大約不過遵旨紳世家二百六十餘人所舉流弊至此可勝慨哉有地名呢子者（中西人衣服等所用之呢正人本無其名以其物織口呢子即以其地名名之華人則對音而譯作呢也）與伯鳴罕與昊拙式等皆濱海之極大碼頭戶口又極繁盛然以其人僅製造工作之流亞故無權可舉一人入議院（按凡言議院者皆下議院也餘仿此）或有納賄於民以捐充議院人員者（華例捐職者納貲於上英例則納貲於民民即舉之爲議員） 如臨什亮海口有人願爲之入議院必先捐給英金六千

鎊始得此缺又或由該地方人會登日報告白出售議員之缺查充作議員者必其能體貼民心代民辦事以期興利除弊者也惟捐納人員類多不能恪盡其職故卑德斐地方曾有一次出售是缺而捐資以充議員之人所議各事皆大拂乎民情已可詫異不謂卑德斐人並不思屏而去之而索令增捐厚值是但顧目前之小利忘日後之大害也愚民之愚一何可哂况凡捐資以充議員者一入議院當商議國事之際往往以市道行之即如同一事也甲黨以爲便乙黨以爲不便議員不問其事之曲直但索取兩黨之賄賂甲黨賄厚即右甲黨乙黨賄厚又右乙黨上下交征利國事尚可問哉英國哲而治第三王在位民間盛行賣官鬻爵之事者一千七百八十四年乾隆四十九年以前凡民間之列名公舉議員者須歷四十餘日方可定奪乃哲而治第三王下令不准逾

十五日之限於是覬覦充作議員之輩廣購美酒邀人牛飲而不索其酒債以博大衆之歡心民間沈湎既久遂多酒癖甚至有累及終身者價此人之外又有一人欲圖是缺則樽俎之間幾如戰陣民間受害更深此皆英倫之弊也○蘇格蘭一境積弊較英倫爲更甚其民並無與官之權凡將舉議員時或在公所或在私家初無一定民間鐘聲喧然則知新舉一議員矣一千八百三十年（道光十年）合蘇格蘭各州縣統計可舉人爲議員者不過二千人內有波脫一縣僅有一人足敷舉官之權適值議員缺出其人即舉某姓某名者可充議員而不知即舉其本身也此眞可謂同心合意矣呵呵其尤可笑者當時舉議員者名雖曰百姓也實則非舉自國家即舉自世家故以蘇格蘭之大除鄉民本應舉官之外其城市中人不必商諸鄉民亦自敷舉官之權乃各大城之政

務局恒爲衆人代舉議員不知政務局中各董亦非民間所公舉者也惟衆皆無暇及此遂令之代辦耳如愛丁婆一地有獨舉一議員之權其餘則合數大城或數大埠始克公舉一議員其時愛丁婆有衆十萬人而政務局董多至三十三人局董本非民舉其平時所辦之事皆受公家之節制一一俯首遵行及至公舉議員之際各董反獨攬大權儼欲舉其子弟入議院國家以其奉令承教亦既有年不能不允其所請然民困則何自蘇哉至蘇格蘭全省各大埠有舉充議員之權者亦不過一千五百人耳

曾一新法國大亂之關係

法國因積弊過深遂致民變他國聞法之亂也皆相顧動色凡民間欲求去公家之弊者公家不敢不聽英民聞法民復得舊權亦思舉起而去英之弊徧英國人皆言前者法民受虐太甚目下理宜整頓英國各

新聞紙亦皆主此意以立論其優人等演戲時往往以法事爲插科謂法人今已脫除苦厄也英相贊特亦云今法蘭西忽改制度竟爲各國中之出類拔萃者也英大臣福克思則曰法改制度不第有益於法且可大有益於歐羅巴洲各國夫法人之所整頓者正如紅日之初昇也英有舍利淡者亦廷臣中之卓著聲望者也有言曰法民之所爭者理也是誠一大善政也三人之言若合符節而凡英人之欲整頓英國制度以去其舊弊者皆謂英與法僅隔一水法人已獲其益英人必能脫苦海而登彼岸矣○不謂英人方興高采烈之時法禍忽起於蕭牆則誠意想所不到者也夫法之變制度固將藉順民心也乃不善於治國所立諸新政又多有不便於民且不便於鄰國者遂使枝節橫生爲生民之大害天下事固不可逆料故法之變君主而爲民主也分宜自顧

第二節 英民欲改政時之情形

其國因理其民庶永享昇平之福乃偏欲暗援他國以動其民心及拿坡崙獨崇法權又踐民主而爲君主然仍以民主爲藉口貽禍偏於歐洲歐洲各國引爲殷鑒皆謂我國若更改舊制恐亦不能相安故凡向之以法人能改制度而重視之者至此皆易而蔑視法人卽以英而論不特爲民上者以爲萬不可效法人之變改舊章也偏國之人亦皆不敢以此上請英宰相儒特亦變其初議謂當此之時一應新法萬萬不可試行儻不以法人爲鑒而欲妄有所改革爲禍伊於胡底從此上下一詞凡更改制度整頓國事之心皆如飄風之散浮雲惟有奮其武勇以平定拿坡崙之亂爲務靖歐洲之不二法門耳

歐洲既遭拿坡崙之亂血戰歷二十五年英廷恒專心於戰務民生之疾痛瘝癢日久無人顧問及王承平而後始念國事之敝敗多不得不

酌行裁改、或謂是時貿易場中祗有戰務、而別增利數、然兵事既定、忽又衰敗、民間之蓄有餘貲者、又無望國家之貸入、而歷年所借之國債、不可紀極、國家不知似此鉅款何以為繼、遑重以歲屢不登、民困日深、一日一千八百十六年十一年嘉慶二每英金一先令僅能購麥四磅有奇、合之中國錢次斤兩、計麥一斤需錢九十餘文、向之以工藝為活者、至此多賦閒居、即使有所藉手、其工價又甚微、租市間店肆、無一可以獲利者、甚至織布廠鍊鐵廠及煤礦等紛紛閉門歇業、各工人無所求、滿目蒼涼、而饑寒交迫之餘、不免流而為盜賊、且更有縱火以圖搶劫者、工人咸謂機器織造廠之奪其食、一日糾眾入廠、盡毀其機器、其逼而各大埠、時以民亂聞、蘇格蘭之袞斯哥海口、亂黨猖狂、急調官兵彈壓、歷二日夜始定〇英民之窮至此、創其辭曰國家若再不改其舊制、吾儕

第四節　英廷不許改革

萬無生理可信特者英之名士也但爲改制度之議著書立說家諭而戶誦之其書中言民生之困非天災也國家制度之不善也舉官法之不合也欲蘇民困必自痛改公舉議員之例始英人之心俱大感動於是各處創立公所日夜講求救民之法及至是歲之杪卽一千八百十六年徧國皆有人請民旣受盡苦楚當各有公舉議員之權

自時厥後民間凡歷十有六年之久常羅議變通治國之法若使英廷早能灼見周知凡制度之不便於民者速加改定則困民病民之政庶幾一旦掃除而無加執政者之愆如尤耳也要考歐洲故事凡有關軍國大訂者必皆詢謀僉同然後能見諸施行本非一人在上或與數大臣私自商酌卽可毅然作爲定制乃凌戾以至於是時國之大權强半掌於英王及左右親信數大臣有語以小民雖賤亦當有治國之微權

者皆悍然而不之信且謂法蘭西之大亂亦既一体蕩平彼隸我宇下之平民安敢與我爲難於是日積月累更恃勢力以壓之今民困日益深民氣日益鬱而在廷之諸大僚既非民間之公舉强欲壓以權勢民心更日益不服其視官長也以爲彼不過憑藉寵榮遂得臨我之上耳其實官之所以爲心者實大謬乎民心且藐視我之賤漠視我之苦耳及叩諸各大僚則又謂民心之鼓動豈真知大弊之所在而欲求我輩改革哉抵之豈甚不過欲擾亂徧國之事使徧國中胥不獲太平耳故凡民間公推傑出之人代陳苦況者國家目之爲盜魁而民間之求請當復仍復其舉官之權者國家目之爲逆黨小民雖有隱衷雖肯加以鎮貼惟日以權勢鎮壓之而已○要之上下之心不一國家之禍直指顧間事耳況當大戰之後民窮財盡其苦益甚乃英廷仍不以爲意也夫

戰之毀也公家購取民間之物全以紙鈔償其值至一千八百十九年嘉慶二十四年英廷忽命改用金銀而金銀之源未開周轉無多支絀出口貨物緣是而漸減其售諸國中者貨日多而價日賤假如向值英金一鎊者至成僅值十先令行商坐賈無不喪其貲斧商賈既貧農工益困綜覽英之大勢直有朝不保暮之象矣○英民之苦積而愈深於是衆口一詞咸執朝廷水深火熱之說并謂朝廷待貴胄等一流人倍有恩矣下民何辜遭此荼毒居今之世苟朝廷仍不肯給予衆民以舉官之權然民萬無生路而諸大鎮市之工匠人等亦皆有朝廷不准我輩舉官實屬不公之說惟小民於國之功令素不諳習故其始所行之事殊乖名分其願為萬姓保權誓詞之輩亦未能恪守臣節故既聞國家決意不准分舉官之權即共立誓永不購國家徵稅之貨工匠亦以力相尚

得有暇日遂以練武鬬狠爲常事此蓋如水之就下不期然而然者也且各大鎮市業皆定有公舉之若干人聯名上禀指實其人之好學强逼國家卽准其人入議院（按凡言議院者亦下議院也）以充議員而聚衆既久間有惟安分者闌入其中乘機滋鬧諸事在所不免矣○是時英廷雖設閭書報然以權勢壓平民之故智仍復堅不可撓旣而曼拙武城聚衆六萬有奇共擬聯名再禀於公家務求准令衆官正在商定禀稿間國家急派馬步兵丁輔以炮隊如星馳電掣而至衆人手無寸鐵驚惶無措少焉馬兵疾入街心衝其中堅不問男婦老幼紛紛剿洗衆人駭散此一千八百十九年（嘉慶二十四年）事也英宰相聞報初不以無辜之民妄肆殺戮爲可慘反賜書褒奬曼拙武之地方官幷賀其戡亂之善而六萬人中之爲首者數輩已俯首而聽獄吏之羈囚矣○其曾仕於英廷者時已

分爲兩班一曰守舊班二曰求新班雖勢鈞力敵兩不相下而守舊班方掌大權遂新創律法六條頒於民間其文畧謂一自今以後衆民若非經官邀請不准聚衆至五十人以上違者以犯法論二民間雖有小聚不准懸挂旗幟三倘官吏或疑某地藏有兵械可以任意搜查四不許民間團練五新聞紙館若於國事多所論說即加徵額外重稅六不論何處民間有事其彈壓之權付之卡式雷與雪法摩兩大武員

第五節英設新法之官助民創教

英之求新班中衆官雖未能遽掌朝權而其心實與民心相印合惟辦事日淺皆欠小心寅畏之忱故祇於守舊班及民黨之間酌中立說如民黨則欲衆民皆有舉官之權守舊班則一槩不許於是求新班中之總理羅色建議云竊謂舉官之際若有大鎭市人出貲以捐舉官之權者可將向例准其舉官之小地方移撥以畀之而守舊班仍不槩許

惟許向準舉官而今則已無人煙之處改給戶口較多之處徧英國中諸民人皆謂無人不當有舉官之權且舉官時亦不必告知應受節制之人庶免迫令應舉某甲某乙并若使不遵即受淩虐諸弊之若守舊班諸官俱以為國政之應興應革惟官吏得操其短長小民何知豈能干預故聞有論及國事之民人即視為犯法干紀上下隔閡一至於此欲求更改制度良實不易然民心終不服也特以法令之所在衆皆忍氣吞聲不敢與較惟精神以磨練而愈出才智以挫折而愈宏遂各表其明保自主有能之志以為再越十年或二十年必能藉手以告成功矣○求新班中又出一人曰格雷與羅色同為領袖因各曉諭衆民曰汝等若欲以勢力挾制國家必致潰敗決裂若能曲意忍耐則他日必有一秉公之法以安汝輩英民閱之皆甚佩服時尚未有端倪也然其

復一日年復一年衆人皆知民間所執之理長而公家所執之理短

一千八百三十年道光十年法國正爲君主其民不服君之約束巴黎都中人猝焉起事與君兵大戰三日卒逐其君聲言君不以民爲本安能治國遂再改法蘭西爲民主之國英民聞之躍躍欲動謂英民求朝廷變通制度不過微末諸小節耳乃歷十有五年之久曾未允許分毫英法

第六節 法國又亂

近鄰也法人之心不甘英人何獨不然於是偏國中又皆有聚衆議事之舉皆謂法民之所爲實爲大快人心我輩亦必求我國一律變通然後能享太平之福云

法王既爲民所逐渡海而遯於英求英王之庇護時正英王謝世其弟惠良王第四即位英例凡易新主議院亦必重聚新議員諸新議員所

第七節 英民亟欲改章

議之事頗知體貼民心比之舊日議員之罔念民依者高出一籌從此

英民漸有生機矣○新議員旣受事求新班領袖格雷宜言之第一事

卽謂我英須變通章程務求一至當不易之法而守舊班領袖愛林孫公爵時正以宰相而兼掌大將軍事語於格雷曰以余愚見竊謂我英制度本已盡善盡美決不必另行變通乃俟至衆議員聚議事之際大半皆以改革爲言愛林孫自知不洽於衆甫越數日循例自行告退格雷繼之爲宰相卽尤許衆議員改制之議然亦僅託之空言未遑蔵辦也旣而格雷商辦一事衆議員大半不以爲可循照英例格雷又不得不自行告退且循例兼請另舉新議員其新舉之員當就舉時皆允爲民設法以改英制務使衆民皆得舉官之權及衆會於下議院詢謀僉同衆遂皆謂爲不日慶成矣不料上議院之領袖仍爲惠靈吞公按英律凡下議院議定事件必須上之上議院及 會商諸貴紳一次卽予批駁或上議院以爲可仍須上之英王以取進止

雷乃請英王諭旨以王補入世職大臣中之可議准行者以敵駁議之員數按英國上議院議員皆世襲大臣也每議一事上議院員可者少而否者多然例不准行然王苟以爲可即以下工增入可者之數則可者占多要事仍准行而英王顧不許格雷謂似此情形恐將蹈法之覆轍及急流而勇退英民聞之愕駭無措各路之呈稟牘於下議院者紛如雨集其大意皆以爲國用惟民是賴而民間歲輸之數惟責下議院掌之今國家既不肯俯順輿情是漠視小民也自茲爲始凡國家有所取於民請下議院概從梗阻等語遂有多人擁至國家總銀行索取存銀且到處聚衆商議如山崩如濤壓無有能解散之者而爲之魁首者又各声言國家然不允保我民我民即永不納賦亦有豫置兵械以隸技勇者又有若大埠頭業已紛紛擾乱聞人傳說上議院貴紳惠林吞公已有安民之法民人喜而偵之則舍權勢以鎮壓小民而外初無別法也然事已至此極

第八節 英始准改制度

勢二竿萬不能行於是守舊班中諸議員似已回心轉意願順衆從求新班之議然上下相懸太甚初非畧改一二猶即謂可告無罪也至首班自知不洽無奈挂冠解組而格雷又為宰相矣

格雷既重入相英廷增給大權并增入上議院員缺上議院貴紳凡百餘員皆見幾而作相率辭職於是英國制度始克准改時一千八百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也自時厥後英廷深念民為邦本之義服官者無論大小苟或稍拂乎民情即許衆民另舉賢員以代其職英民皆大懽喜○若英廷於是年所准改者如居於城市中之民入每年所納房屋地故各租滿英金十鎊（合華銀四十兩）者居於鄉間之民入每年所納房屋地畝各租滿英金四十鎊（合華銀一百六十兩）者皆有舉官之權故英倫一省有城五十六座每城民數俱不足二千人昔日共有舉官一百十一員以入下議院之

權昔今則全散其權於城鄉鎮市矣又有三千城每城民數不足四千入昔日各有舉官二員以入下議院之權者今祇准每城舉一員矣而新開埠頭二十所昔本無舉官之權者今每埠頭准各舉一員矣且另有新開較大之埠頭二十二所今更准各舉二員矣昔日鄉間祇准舉議員九十四員者今准有舉一百五十九員之權矣蘇格蘭各埠頭亦准其舉官八員矣總而言之昔日英民舉官之權參差不均往往地小而民鮮者得舉地大而物博者反不能舉今則一一釐正必公必平各大鎮市無不周徧且舉官之際悉從民之本願故凡物望所歸者無不身膺議員之職不似昔日將補公職議員之際由官長先行授意於民民無奈而舉之其曾所舉之員初非民之所屬意也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六上

英國馬懇西原本
英國李提摩太譯

蔡爾康芝紱述稿

英除積弊一

今之論時事者無不曰此距年中英國加恩於民爲他國之所不及者舍一千八百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改制度之外莫由屬也當是時也英國廷臣中之不願改者指民間之氣築道斥之爲叛亂按此即所謂守舊黨也而求新班中名臣條則曰非叛亂也乃整頓也治國宜務乎其本也夫天下治國之法有二其一則一人爲政或其一族爲政發號施令專使闔國上古類然不以爲怪其一則西人所謂民主之國也其創議之初英語夫詰國人居其大半皆謂民爲邦本未有民不安而邦以永寧者英國制度既改而後舍其舊而新是謀英民各有公舉官長之權不特昔外自重

且共孜孜向學其關繫之重如此反是以觀人苟無議論國事之權自覺與禽獸無異矣知自重且亦何必通學問哉○試問其關繫之所在則其事已閱五十餘年不妨回溯其利弊而一評之也先以法律而論一千八百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前英廷定律或係保護一人起見或係保護一類人起見大抵忘公正而賤於偏私即如欲保地主則於外來之物若牛羊木植米麥糧食等類皆料以重稅使人不敢入於是本國所產人所產之物俱價廉而利厚矣欲保富戶則凡英船所載貨物可以任意入口其非英船所載者入口同而納稅之重不同於是英人皆爭附英船此設法以護船商也凡外國入口之綢緞咖喇呢細布紙張玻璃鐵器等物皆料重稅外來之貨其價陡貴而難售於是英人皆爭購英貨此設法以護製造日用諸物之貨商也其英貨之欲出口而往他

國者共仇以助之以資本而獨不准羊毛出口其意蓋欲逼令英人在本國織呢使衆民皆有專業以糊其口也又有保護織造諸務之律凡匠人之力能織造者概不准遊於他國機器之關乎織造者概不准運往外洋以杜絕他人之仿效至工匠之糾衆勒索廠主加給工資者則又概爲厲禁謂恐成本重而銷路滯也諸如此類各系中各家國家保護利權之大益所謂保業法也殊不知條理而受苦者有徒衆倚惶惶久欲向朝廷而申訴無如法之所在若設立公舉官員之權柄更有何人能於下議院中代宣其苦況日積月累聲類相告計無復之受虧彌衆矣○英國之富家世家貿易家富有田產家皆未改制度以前皆獲朝廷保護之益蓋所謂專利於一業也其餘食力之衆則朝廷漠不關心一千八百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既改制度凡昔之所定律法專利

第二節 准百工設立公所

於一業及一門一家者，悉予删除，而以平等視衆人，不論爲富爲貧爲主爲友（即前所謂東家夥計也），而定新律，無畸輕畸重之病，所謂分利於衆人也。且凡舊律之大有害於小民者，自一千八百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爲始，垂四十年，逐漸删改釐訂，務俾小民皆獲盈寧之樂。蓋自與法蘭西大戰而後，徧國人心皆已深明利弊，皆思重新整頓，直至一千八百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甫立除弊以利民之根云。

其所去之第一弊，則係准百工立公所也。考英國於五百年前所定之舊律，有百工自立條規（即設所謂會行也）之禁，至一千八百二十四年（道光四年），英人皆知工作人等受苦太深，於律必應酌改，而是年始弛機器出口之禁。至工人有貪他國工價之貴，欲舍本國而就之者，亦准其任便出口。又若工人之欲增工價者，從前本不准明白會商，是年爲始，國家亦不

議二部會官不悅爭執

加拿北各工人遂明目張膽不必如前之冥冥[illegible]行矣工人積困之餘衝激當興於是設立公所訂立條規平民間或有受其虧者然其大致則實有益於民也

一千六百六十年當中國清初英國沙里王第二在位英人深恐受天主教人之害議定一律若人不肯屏除天主教之禮而改從英國官定監督會之禮者一切不准入仕所謂防限天主教之律也殊不知信從耶穌教者於監督會之外更有長老會公理會浸禮會惟斯理會諸門今惟監督會中人始准終仕人才埋沒必多豈得為公平之政然衆惟恐天主教中人重來貽害即使身難顯達亦所甘心一千七百九十年乾隆五十五年有履克思者建議以為國家之設此律不過專防天主教耳其餘各教會入仕之禁宜從寬弛英廷不許時則英人尚知以君命為重詞若悖

前四節准天主教入仕公之案

國例國家必不能若遂不敢堅執己見然明哲之士皆知此律之不公不免退有後言一千八百二十八年道光八年羅色爲相臣請刪除弊律英廷許之而大教師之在上議院者增入一語於律中云必須基督教人方許筮仕於是律改而不公之弊去然惟增此一語猶太教中人遂不能入下議院英人之從猶太教者雖不甚多而中有大富之家既不能入下議院服官而議事欵亦向有偏枯之處再閱三十年始有定律猶太教中人亦准服官仕途中遂無有因教而廢官者矣

數百年前天主教中人掌英國之大權苛待耶穌教中人不遺餘力耶穌教既得勢恐天主教之復熾特設各律以箝制之此蓋如中國歷時釋道兩教迭相猜忌之故智也阿爾蘭於百年之前得以別設議院院中議員皆耶穌教中人謂[illegible][illegible]者我輩受天主教之大害今幸秉權藉勢

該議改除以報前仇惟所改者迦楚一族耳凡天主教中人既不能與以
入議院又不能開就職更不准其有操入爲官之權至欲充律師
及醫生等職者亦加禁止若天主教人之子願改隨耶穌教者則准離
其本家團充各項官職而猶令其父給養之又若天主教中人欲購良馬
其價在英金五鎊之外（合華銀二十餘兩）者皆在所有禁倘或違禁私購經人覺
察不問其馬值價幾何亦無論何等之人併歸英金五鎊給之牽馬徑去
天主教中人不敢攔阻也英律凡人死後大宗產業悉歸長子其他皆
不得與聞而阿爾蘭定律若天主教人之幼子改從耶穌教即可奪長
子之所應得又若天主教人死而未立有遺囑者其產業不得歸其本
教更有耶穌教之律師娶天主教之女爲妻者阿官即追其律師之執
照而革去之另例定耶穌天主兩教人不得互連婚姻若有歷拜堂之

神甫主持其婚禮者以死罪論天主教人若敢潛伏議院攙上樓聽議員議事者一經搜獲即捕而貢之獄罰鍰科以逆罪諸如此類之律法要皆極嚴無狀衆因謂其法不能通行持久也一千八百一年六[illegible][illegible]英廷裁撤阿爾蘭之議院并爲英倫總議院因爲別定律法然仍照上文所云從天主教而不從巴[illegible]會者一不許居官從居官者必從巴[illegible]會云云也至阿爾蘭積年不公之律衆人受害既久多有激而思變者甚至有戕官之舉英廷乃多派兵士往阿爾蘭鎮壓其天主教人之賢有身家者睹此情形多舍阿爾蘭而去以避屠戮之慘○英大臣畢特久爲宰相曾許天主教人去舊律中太過之弊乃請之於英王不知王前受天主教人之大害豈肯輕改儀禮況王當初即位之時曾允衆民曰他日爲政必遵耶穌之教今若忽改律文非自食其言而失信於民乎故

凡臣下之以此爲言者即目之爲不忠又閱多年英王之太子繼位爲王臨御上議院宣諭云父王末年陰辯天主教人之受屈而不能反汗心中常抱懸疑故多疾病也天主教人聞之皆竊幸機有可轉惜新王不甚聰明故雖有此論終未有所更張愚謂新王既知同隸宇下之天主教人受屈者多至六百萬自應秉公改律方爲正辦乃計不出此天主教人遂多受二十年之困苦惟明理之士日多雖明知王之不肯掃除弊政而當主持清議之際無不言此律之當改矣○屋司納哲阿爾蘭人之信從天主教者也雄辯高談舉世無出其右每當衆人講論之際聆其聲欬無不如寒蟬之噤聲屋司納每一啟齒阿爾蘭省人即共同聲附和幾於舉國若狂衆乃公舉之使爲申理天主教人之屈然屋司納仍息心靜氣不敢言過其實以啟亂萌衆益稱道之不絕口於是

屋可納得步進步不疾不徐衆則亦步亦趨不倚不背其時從旁觀之者以爲阿爾蘭一省人全叛英廷之號令實則皆聽屋可納之教言無一叛者屋可納在於阿爾蘭全境時或著書立說即戶諭家曉時或口講指畫即家喩戶曉且不獨阿官隨之已也英官亦多謂其言甚屬有理當時英員中從惡議者公與拔利大臣與王一德一心務欲堅持舊律耳及聞屋可納講論數次又見衆英員皆體其言拔利乃力勸惡議者必改舊律惡議者無可如何不得不入見英王勸王尚改王亦大不以爲然而亦無可如何於是一千八百二十九年道光九年遂取昔待天主教之舊律全行刪改當初改時有不明事理者謂天主教之徵必將復熾深以爲憂不知新律並無流弊不過刪除不公不平之舊耳英廷旋又准天主教人屋可納入議院爲議員自此以後英廷用人之道祗問

第五節 論金贖黑奴而教之

其遵守法律與否以爲進退而不問奉教之誰何也而耶穌天主兩教永遠相安矣

英議院既除教弊更爲徧査舊律中有無他弊亦足爲民害者乎因憶二十五年前英國曾申販買黑人爲奴之禁而中美洲海島之黑奴六十萬頭依然如故於是有數善士出而力任此事先有善士克拉克生者窮年矻矻伏案著書苦口勸人斷斷不可販買黑奴旋有英官惠被福施及補施致一員運以精心持以果力務欲全赦黑奴使爲平民永離苦海甫及數年徧英國人皆知黑奴之宜赦惟畜奴者不許謂若輩修口而談皆緣本不畜奴遂欲慷他人之慨耳不知我輩中人皆白金去而黑奴始來一旦欲令赦免若輩固毫末無傷我輩則盡失其利此何理乎主持赦奴之官聞之乃曰我輩豈以從前從此之益哉若等果肯

赦奴則可陳明買奴之價會當籌款以相償也若奴者無辭以對遂由英廷籌英金二千萬鎊代償奴價而盡赦黑奴復爲平民此一千八百三十三年（道光十三年）事也是時英廷專務飾名國譽而獨於償金赦奴一鉅款議員中無有阻之者蓋深知此係英廷大有體面之事也

第六節 說英廠苛待婦孺之案

英之興織布廠也閱時未久弊端蜂起即如幼稚之孩入廠作工勞瘁備至尤弊之甚者澗置英之窩奎歷來僱工操作一任其意之所欲爲官不過問然役使太苛人自裹足不前固無煩官之約束也獨至織廠一業需人孔多國家若不予以限制積弊必牢不可破況目前受病已深若再因循更不知伊於胡底於是英廷派員前往稽查并爲明定章程凡壯年之男子入廠工作與否仍從其便而於入廠之婦孺則一律官爲保護不使受廠主之凌虐一千八百三十三年（道光十三年）定律云凡

幼孩年九歲（即華人之稱爲十歲者餘仿此）以下者不准入廠上作十三歲以下者七日之內除禮拜日只准入廠作工四十八點鐘（約一日不過四足時）十八歲以下者七日之內只准作工六十九點鐘（約一日得五時有奇）至一千八百四十三年（道光二十三年）以後重定嚴章云婦女幷十八歲以下男孩於定章之後三年內每日可作工十一點鐘三年以外只准作工十點鐘當時織廠中人皆有怨言謂我國限定工作之候而他國皆否則我國出布必不如他國之多生意必爲人奪可奈何又有人謂英國織廠之最多者莫如曼抽斯城今竟嚴加約束恐曼抽斯必爲邱墟矣其意若曰織廠失利必將停工織工既停必致餓死也不知此實國廷至善之政迫至立萬國通商之法以來各織廠不但並無敗象而且生意蓬蓬勃勃如釜上氣則皆當日諸人意想之所不到者也

英國學校日久未遑整理昔人嘗議之以爲國中生齒日繁公家並無養民之新法民日益困何以紓之於是各路均有遴選辦理之人殷以振興學校爲言而仍苦無善法且國中教士分爲監督會內監督會外兩門公家若撥帑助監督會以立學會外人衆必皆詈爲不公若助監督會外之人會內人自恃爲公家所重而反無分必又詈爲不合英廷事在兩難遂竟置諸腦後而民間則到處分立學塾以教其子弟屆計一千八百十八年嘉慶二十三年間英人十七名中僅有一人入塾讀書一千八百三十三年道光十三年間英人十一名中有一人入塾讀書至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咸豐元年間則入塾讀書者八人中已占其一矣○於斯時也各教會中人亦得處分立學塾拜別立禮拜日學塾俾貧苦子弟得乘星期停工之暇入內讀書而不取其束脩之費者禮拜日之塾名曰勸

書學塾自一千八百十八年嘉慶二十三年爲始每英人二十四名中匀計有一人入塾一千八百三十三年道光十三年九人中已有一人至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咸豐元年則亦八人中竟占其一矣○英廷既准議員所求其新以後遂日求整飭學校之道其始規模尚小每年僅撥出英金二萬鎊之國帑以助之凡監督會內人之書塾固得其佽助之益即監督會外人之書塾亦復一體均霑然以區區之數助入塾讀書之稚子多至一百萬名亦云鮮矣幸風氣已開行見蒸蒸日上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十九年國家撥給英金三萬鎊視前數爲增議者遂以爲鉅款惟究未能擴充學額故當時共推爲學問淹博者居今以例彼則幾如未嘗學問之人而議者又謂若使困苦之人全獲時雨之化恐難安分食貧也持論之謬至此○一千八百五十年道光三十年英廷益復以立教爲急務故撥

出英金十八萬鎊以助一年學校之經費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以後共十年撥英金七十五萬鎊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則幾增至一百萬鎊無怪英人之學問駕於歐洲諸國之上也

英廷初改制度之際各處小民仍未許有自主之權故多有極大市集而祇爲數富戶所共掌者又有明明一地方官吏而祇爲有權舉官之數人所舉者若有陵夷之舊家本操舉官之權當議院或府縣官缺員時不論人地之合宜與否但視賄賂之厚薄以爲官吏之用舍較之他國納貲於上而指捐官職者其流弊爲更大若人既由重賄而得官一旦身爲民上措置庶事自不能公正無私遂有剝民之脂膏以取償前款兼用之以交結官紳俾得常保其祿位者甚至以選舉留存之公款亦設法裝入私囊隨時分贈有權舉官之家求舉己以入議院而彼有

第九節 整飭新章

權舉官者既受其餽勢難屏之而不舉至蘇格蘭一省之民政局董事當任滿退董之時更可擅派私人以代己職民間疾首痛心久不甘服及英京衆新班中人入議院立意剗除此弊蘇格蘭民以爲我輩既有舉官入議院之權豈有本地局董反不能舉之之理於是衆口一詞皆謂蘇格蘭之弊亟宜速去英廷亦遂決計去之一千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英廷頒定新章大旨謂各處人民凡應納賦於朝廷者卽有公舉董事之權蘇格蘭一省人如有舉人入議院之權者兼有舉董事入其本處民政局之權從此積弊盡去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相沿以迄於今英民俱蒙善政之澤者蓋皆由自行公舉能員始

當是時也英廷深以愛民爲心聞民間有大弊必愼擇賢員使之察然後定救之之法及聞民窮財盡之苦亦飭遴員往察旋據報稱向來

濟貧之法最多流弊貧民知公家必有以養之遂相率習於懶惰不肯盡心工作其弊一富戶所積之資皆從勤儉中來必欲奪其所有以濟懶惰者之所無其弊二凡皆其顯見者也要之在上者科派富家共年費英金八百萬鎊（合華銀三千二百萬兩）以濟貧民糜費於無用之地實猶小焉英人之稍知愛惜體面者遇公家施濟之時前此尚不甘領受今則計無復之亦共靦顏乞取則是喪廉寡恥害已大矣且更有甘爲乞丐者雖有工作之處可以餬口而業既惰有貧糧遂緣是以爲生計誰肯胼手胝足以博蠅頭則貪安廢業之害更大至於安分操工之輩所得工價不敷仰事俯畜之需爰有逕到濟貧公所求補工價之所不足者工廠主人知之乃益減其工價謂若輩苟或不敷國家必有以補之也從此互相觀望互相希冀馴至操工者日少一日工價日減一日公家濟

貧之數日多一日此誠非一人一家之故竟有一鄉一邑中人半領工價半食貧糧者又有數鄉落之農夫以其所售田中成熟之物積一年之勤苦仍不能及額定之貧糧而公家已謂其有田可耕遂裁其糧額遂相率不敢耕種極積重難返之勢甚至貧民之領受貧糧者不以爲公家之恩施格外也而以爲我輩之分所應得也故往往有一家夫婦官記其姓氏目之爲貧民乃其人由壯而老由病而死常爲貧民常領貧糧其子若女接掌家務仍爲貧民也仍領貧糧也安坐而食無所事事儻來之物例有常供此眞諺所謂叫化三年懶做官矣況乎錢來既易浪擲而不知節省者亦有之其承辦大工程之廠主人等欲圖工價之廉則行賄於發給貧糧之小吏將其所僱之傭人纂入貧民冊籍中借貧糧以輔工價流弊至此則英廷之所謂濟貧者不過縻帑當家之

所有而已其於貧民蓋非曰救之適以害之也○英廷既閱報章即下議院會議或謂積弊太深必宜力矯之使歸於正遂有欲革濟貧之款務使貧民自食其力者然公家猶不忍也一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重定新章云自今以後凡年方少壯者悉不許再領貧糧以免習於懶惰之病若實在無以自立則勸令遷入養貧局加以編管斷不許仍安家食其力能工作之輩則不許以不能自立爲詞卽向日貿給貧乏者今亦一概裁革遂設立養貧局收養貧民者爲令於是英之貧民日進佳境工價亦漸增昂少壯之人皆有所事事皆能有以自養而公家濟貧之款十成中逆減去四成矣向之英民既食貧糧游手好閒更有飽煖思淫慾者今則勤勞終日旰歷終宵私胎漸少淫風漸息此皆新章既立之效也所惜者數年而後鄰下奉行不力公家雖立有養貧局其



人周甚不過極貧之戶居九分之一耳其餘九分之八仍准在家閒住而稍給以口糧於是英民二十人中必有一人仍領貧糧蘇格蘭省則二十三人中占一人爲惟阿爾蘭省最苦之地則七十四人中占一人若合英倫及威利士兩省而計之每年備賑濟貧英金七百萬磅錢財固不足論而使潔白良民之本不應受此錢者亦受此錢遂顯其失去體面之實據益不肯自食其力自養其妻帑則於風俗人心之故憂未艾也

第十節 報館免稅

英人既有舉官之權若不知國事何能措理若不觀新聞紙何能知國事則新聞紙者誠民間所不可少者也當一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六年)之際各新聞紙館出報一卷公家必收英金四辨尼(合華錢八十餘文)之稅小民衣食所需並有閒錢以購閱故力能閱報者通國不過三十萬人各館一

年所售之報不過三千六百萬卷（按當時英報大約每禮拜出一卷）英民之欲閱報者皆不悅英廷之科重稅不但不悅於心已也而且有滋爲弊貿私自購閱者遂致報雖見多發反見少大吏既察知其弊矣於是求新班中各官議欲減收報稅計每卷由英金四辨尼減至一辨尼（合華錢二十餘文）守舊班中各官議曰今若減收報稅必有下流不肖之徒造作無稽讕語亦謬充爲新聞紙者於世道大有干係吾等知架啡館（即如中國之茶館蓋西人多飲架啡茶也）備有各報人往閱誠不取其資小民既欲閱報何不就之乎且吾等又知今日民間求價之賤者非新聞紙也胰皂也若許減胰皂之稅則小民共得潔其衣服而病可日少若賤價以售新聞紙則於民何益之有求新班各官不聽爭辨日久遂定減稅新章報館亦遂如林立至印報所需之字本亦有稅更議除之報館愈盛

英之郵政局向歸官辦不准民間私設而取價甚昂但以英京寄信至北來吞海口而論每封需英金八辨尼(約中國制錢一百六十文)然不過相去華程一百五十餘里耳若寄信至外省每封須納英金十六辨尼於是儉約之家困不能常通魚鴈其貿易中人之必須通信者亦各病之又自滑鐵盧大戰以後二十年英民生齒日繁貿易亦日盛而民間既嫌信資之貴郵政局入欵亦復求見增多有人言若能減去信資則郵政局當有起色衆初未之信也不知是時英民之寄信者往往私相授受又以官吏往還之文牘例不取資遂有交結官場者以其函札雜入官文書中職是之故郵政局雖占利藪之名而所入終寥寥無幾一千八百三十七年(道光十七年)英人有羅蘭希利者出一奇法其大畧謂公家先製小票售諸民間每票取英金一辨尼(約合中國制錢二十文)每信一封約計路之遠近酌

定一極廉之價即取此票粘於信面少或一張多或數張送至郵政局即爲代寄云云郵政局諸員聞之俱以爲不便英相披利亦以爲不便而偏國之民衆口一詞皆望此法即日舉行議院乃議派數幹員分道查察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十九年）英廷批准照羅蘭希利之法以行郵政舉國大便直至於今相沿不改既而泰西諸國亦皆仿照辦理所獲之益不勝僂指即以英國而論郵政局用舊法之時勻計一年之內一人僅寄信四封改新法而後積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勻計一年之內一人寄信至三十三封另有不加封套之信片每紙僅收半價者是年共有一千兆紙之多又有新聞紙及書籍等共有二百五十九兆封之多一年共收英金五百五十萬鎊（合華銀二千二百萬兩）除局費一切以外一年共獲英金一百八十萬鎊（合華銀七百二十萬兩）誠哉公私交便也

命十二歲禁止婦孺開礦

英廷之將改制度也先派幹員分道編查積弊查有各礦公司僱用婦女孩童深入地窟挖取礦子之事其受苦情形不忍卒述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道光二十二年）頒行定律凡婦女及十歲（即華人所謂十一歲）以下孩童從今以後概不准再入礦井即童子之年過十足歲者亦每日限定若干時刻違則有罰又另設監察礦務官准其任便抽查務使礦主不敢再犯此亦惡政之一端

設十二人陪訊新例

英廷未改制度以前之數十年人皆歎刑法之過於嚴峻而公家終不許議改章猶幸早定陪審人員之例遇有刑罪之關乎出入者必延陪訊人十二員而又取其同類之人俾得知其中之情偽故假如貿易者有罪則延市井中人陪訊耕種者有罪則延畎畝中人陪訊餘皆以此類推且刑章雖重陪訊人員皆可畧為變通查英之舊律凡取店肆

中財物計贓滿英金五先令約合華銀一兩竊取居家及船隻中財物計贓滿英金二鎊合華銀八兩皆科以死罪於是陪訊人員閱原告供值銀若干云云必佯作不信狀謂彼區區微物斷不值英金五先令或二鎊乃欲繇此絕人之命乎職此之故卽有竊取貴重之物者亦皆謂不值五先令或二鎊止訊官無如之何往往以從輕律是以律雖至嚴極重既有陪訊之諳法年中因竊物而就戮者竟遂無而僅有矣〇一千八百八年嘉慶十三年英有大吏曰羅米禮從行學問兼擅其長憫刑法之暴虐而上下不免欺蒙也以爲我英既立陪訊人員之例見有罹刑之太可憐者往往設比輕律但律文有定設比無憑凡犯小事而僞造證據者究所不免因獻議於下議院謂欲將刑律前後十年苦心孤詣云云錄案載云英有一婦爲人之物可值英金五先令訊人員謂僅值二十九先令不滿一鎊遂免其死竊以英律逕處以死往以此屢獲人然可謂難持八命之一諾又自白一人竊市財之終一與

官紳人等公同商酌詳斷定然後允令考究其死一條無人代辨致伏法此不公之弊久而自化也查英國之罪與年俱一年一核其律惟王有赦罪之權一千七百五十六年以前作法者凡三分之二必受極刑自一千七百五十六年至一千七百七十二年其已照數其半自一千八百二年至一千八百六年照赦者八分之七當時有名紳士紛爭其王曰凡犯法者計律以罪得之罪然其死刑所附輕罪重者去其數之下議院員雖深服其論爲之酌改數條是時上議院定議而上議院貴紳議准將行竊藥坊中綢布等類及摘損人身畔財物之兩項死罪姑予删減其餘均不准改雖米爾無可如何而能然輕刑之典已如田家之信春下種矣〇既而又有一大員曰麻欽吐詩亦費數年之心力商勸英廷輕減刑章一千八百二十年（壽長二十五年）上議院始許之查舊律若有黑夜入人園囿偷獵食獸者罪論死今則改爲生罪惟行竊時塗面異裝藉避人耳目者然仍處決又如舊律英京各大橋樑設有木籠凡犯刑章者悉納入之（即中國枷號示衆之犯錯其首於木籠之上任友觀詬病）使未犯之人觸目警心惟不論所犯之輕重無不嚴行鎖

鐐或有緣是致命者實屬酷虐已極今則命拆其鏈從此乞丐之徒不致宛轉就死矣又如竊人財物者舊律如上文云云必科死罪今則初犯概予不死惟再犯則仍從舊律論以上數條蓋皆一千八百二十年嘉慶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所陸續刪減者也○英之諸弊雖嚴刑之改爲最遲且亦最微英人哀之自一千八百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以後又查舊律於竊人牛羊者死罪議除先欲改輕而農家不願故日久始改從生罪又如假冒人姓名簽字收銀者亦死罪今亦改從輕典良以輕刑一說上下議院皆大不願故僅改此數端餘仍如故也此蓋改制度後第一次名爲省刑者也既而國家議論又歷多年畧改數項名爲第二次省刑直至第三次始實蠲死罪多條亦可謂其懲其愼矣查前有罪犯已經絞決而復梟其首者又有處決後懸其屍於鐵架以示衆者

則一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始除之蘇格蘭省本准他人向陪訊人員前代罪犯聲明委屈而他處則一概不准一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六年始一律准其代訴以免銜冤負屈之苦舊律斷定罪犯死名之後三日即須綁赴法場照律處決其第二日祇以餅乾及涼水以果該犯之腹一應親友悉不准與之相見至是年亦改之謂人已將死豈宜再加苛待也一千八百三十七年道光十七年再改刑律凡前之死罪多條者今僅刪存七條爰溯一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分徧國中定死罪者多至四百八十名發配終身者八百九十四名至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道光十八年分定死罪者僅一百十六名發配終身者二百六十六名即此可見省刑之效況此後又曾取刑律畧改一次英民更受其惠矣

第十四節

自往古以迄來今柔弱之人每為強壯者所苦貧窶之人每為豪富者

所害甚之害之之既甚有妄遭役使者矣是以公家定律恒多注意於此然律文有定民幻無窮偶一不慎彼畸輕畸重之間即有偏於薄待偏於厚待者則辨之不早辨也英國向例同一物也若欲售之於他國必設法使從賤價若欲購他國之物必設法使昂其值積之既久本國之物不敢出口他國之物無人顧問蓋但知專保一業不知兼保衆民也是以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且但知專保本國不知兼保列邦也亦豈得謂之公允豈得謂之和睦英國如此他國亦復如此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英國蘇格蘭省之愛斯哥海口有掌教大書院之山長姓師米得名雅堂者特創一書名曰富國策家弦戶誦名震一時甚至他國文字與英有異者亦復爭加繙譯其創議策中有警句云民間通用之物公家忽設一法使之騰貴謂藉以保本國之業此眞拙之又拙者

也保一業資等萬民也此書既出於是昔之人但知加稅之法之善者今之人又知免稅之法之善彼此新論各執一理英相畢特紬讀數過拍案叫絕謂此書真暗室之燈迷津之筏於是獨居深念竟欲盡照此新議改舊例惜乎良法得矣行法之人亦在位矣而機緣相左未行蘇國通商之政已起兩邦構鬥之師英法遂言戰書飛報傳檄相推有日夜焦勞於調兵籌餉兩端餘事皆遑計及迨至法難已紓畢相已去繼其任者皆不知富國之新法即有能諳富國策者亦仍尋常視之於是悉照舊章保業而已於保民之道則茫然也保本國而已於他國之肥瘠漠然無動於心也弊愈積而愈深病痛而播遷之者未知何日矣

○昔英廷之所保者如富有田產之地主如千倉萬箱之農人如浮家泛宅之船戶皆以朝廷優待爲泰山之靠紛紛然黷貨無厭於百姓之

困苦毫不相關惟織造諸廠及貿易中人雖受朝廷保業之益而物價騰貴民財匱乏遲之又久幾於無人顧問貿易遂不能流通爰有市井中明理之子相與私議即昌言於衆曰貿易愈廣民愈有益不在索價之貴牟利之厚也否則高其聲價而滯其銷路彼此皆何益之有語聞於議院雖鮮有代爲陳說者而頗有首肯之人一千八百二十年（嘉慶二十五年）英京商務局又呈公稟於議院大旨係請除收稅保業之法獨負稅項公家毫無阻閡以期商務流通旋又邀集各業中人同赴商務局主席者陳說利害至再至三然數大業之久受國家保護者無不竭力阻撓其議遂寢蓋時尚未至非口舌之功所能爭勝也○一千八百二十三四年（道光三四年）間英有賢者起生者極誠懇專務於通商之道人始漸知其趣○一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六年）英國大饑連二三年求巳民情更

國皆憶及十餘年前會有人言民困之大根不在天降之災而在國保之業我儕小民今至貧無立錐而爲國家之保護者則更富埒王侯不知朝廷何仇於我儕而爲是不公之政也於是紛紜議論無非指斥英廷矣○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道光十八年）曼撤士城人共立一會名曰賤食會從此四處風行皆決計欲請英廷刪除舊法而向者專欲保護地主之一流人亦怦然心動思籌良策俾通國人皆沾實惠矣○賤食會之領袖者曰鼓不登姿質本甚聰明其心又專以救人爲主而士之講道德者或藐視之謂其營營於利將流爲卑鄙之小人也噫爲此言者何不明於當時之情勢乎夫世人皆處於貧窘之鄉而聽而與之空談道德試問於人何補於己更何補若眞能以言語救人之貧則道德可收實效高於空言無補者多矣且鼓不登亦豈非道德中人哉當其少時

常思我既爲人一生當從何處着力俾無負天之生我初欲專心於振興學校一門既而喟然曰民窮財盡至今日而極矣夫禮義生於富足家無儋石之糧而能安貧樂道者舉世能有幾人則學校非急務也況民之貧非皆由自致也國家立法之不善致之也貧窶日甚廉恥日益衰頹風惡俗自然相繼而生故欲正風俗必先厚民生民生各安於飽煖風俗自進於敦龐其生平持論如此及是聞食會公推爲領袖亦遂毅然不辭其時英宰相拔利亦持此議謂欲民俗之敦厚必先使極貧之人易而不貧苟或不然則良法美意縱有百端均歸無用穀不登又云從前各國定律皆祗顧本國不顧他國故於他國貨物之入我境者必加重稅使人聞風裹足殊不知我既如此他國必尤而效之我國之貨苟欲運往他國他國亦必加重稅以相報復是猶鄉鄰之不相往

亦皆變亂可者且民既貧苦即不知情理爲何物尤不知利害爲可貴遂有貝倫滿殺項而想許者復成國家之禍嗚呼可不懼哉聞者皆避之於是鼓不登益力持此議專以廣開通商以爲救民之大關鍵且謂如此則不但救一國也各國亦隨而獲益也既而又以孤立無助爲慮徧訪同志得倫揭脫與之糾合請爲協辦此揭脫亦聰明而有德者且與鼓不登皆大著名於時彼此同心合力舉野囑望治矣〇賤食會既立之後會中人士煞費苦心務欲合全國之官紳士庶皆知通商一事與養民之法大有關繫於是貿易中人先其感動願醵金以供會中之費月會中人有所藉手議後登會立說刊板印行在下者既知所從事矣其在議院中者有鼓不登揭脫二人屢次宣講通商之益其立議以爲凡欲禁止通商者如使人擺舟於山澗中適有飛瀑下注尚可

活潑潑地倘使泉源偶涸直將坐困枯魚若能各國通商則如使人揚帆大海無論旱乾日久終無涸竭之虞故有國而不通商是困民也通商愈廣民之獲益愈多況我英遠僻奇荒若不通商豈非授其權於天乎夫水旱之灾國所常有有稱歉之物即有倍貴之價民何以堪若既通商則他國之豐者可補救之歉又何有珠桂之憂哉鼓不登鉢欄脫既在議院中闡明其理又徧邀同志之人分赴各府州縣大聲疾呼曾幾何時徧國皆急盼通商之政矣○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道光二十二年議院諸員亦覺加重稅於進口貨之例終不免於困民於是領袖若斯之宰相拔利通閱進口貨稅章中有應全行免稅者有應酌減重稅者凡删改七百五十類惟他國進口之糧食應納稅項未許全免且七百五十類之外尚有仍科重稅者賤食會中人曰通商免稅之法既知有益

第十五節
宰相退位

從民何肯捨此穀稅以爲民害遂依然議論紛紜務求一律減免俾小民全沾闔澤而後即安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道光二十五年)阿爾蘭省山薯歉收且淫霖不止苗穢全爛英倫及蘇格蘭二省麥亦不登未能收挹彼莊稼之效宰相披利知阿爾蘭省人無以爲食而進口之糧食仍科重稅恐大衆不安於心即集守舊班諸員而與之議曰民困至此若率舊章爲害甚茂故請諸君議之守舊班皆不允删改披利復曰然則暫改之而終復之也何如守舊班曰一改之後豈能再復此議斷不可行披利仍力勸之且曰君將進口糧食之稅全行蠲免災民必有轉機諸君慮一蠲之後永難復稅似也然鄙意以爲亦屬無妨以其有益於民也守舊班終不聽披利無可如何循例上表辭職英廷亦循例許之及至廷推繼相之人覓無有一人

敢拜命者蓋知披利所定之意事在必成也遷延日久求新守舊兩班人詢謀僉同共舉披利仍爲宰相披利既受命凡向日政府諸人員有狃於守舊而梗除稅之議者一概不予延納（其例凡人欲入相其僚佐皆由自擇）遂於一千八百四十六年（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大會議員重申前議凡他國運入英國之糧食無論經過何關一概免稅放行當時守舊班中一少年挺身而出詆之則諦息也（諦息於數十年後曾爲宰相）高談雄辯滔滔不竭其命意之所在無非欲率由舊章仍科糧稅而已披利以既有此議不得不行投筒二法（其一則只取二木合於兩可否兩者人各存所贊者則立是否兩筒於案各書己名投入筒中投畢而檢其數以多者爲勝）及傾筒細檢則以免稅爲是者三百二十七人以爲否者二百二十九人則下議院已可准行矣旋申請於上議院上議院貴紳大半多因是議之利己大不願謂若准外糧免稅則糧來無窮糧價必賤田主將何以獲利乎時[illegible]

君將軍尙在上議院見下議院所請其識見超出諸貴紳之上因語於衆曰天災流行餓夫載道下議院此議專欲登斯民於袵席吾輩奈何阻之諸貴紳皆不得已而曰諾內有一人尙欲有言惠靈吞曰老夫亦有悔此事豈所素願但事已至此實屬不得不從耳遂許之○守舊班中諸員見披利復相而後竟毅然決然删除根稅心皆積憾於其別有所議之際無論事之可行與否一概加以駁斥且謂議員亦無有爲其左袒者按照成例披利又不得不自行告退而當臨別贈言之際曾宣言曰諸君在議院中有財有勢使鄙人不得安於其位甚無非視鄙人之行事爲不合於理耳鄙人之所望者今日獲救之貧民能常念此時値之糧必皆謂鄙人爲救時之良相追念從前備受虧屈之苦一旦如釋重負則民之愛鄙人者勝於諸君之見愛多多矣○守舊班諸

人之復舉拔利為宰相也，以為彼當旋蹶旋起之時，萬不敢竟改舊章，使吾輩頓失從前之利歟，不料拔利竟與求新班諸人如一鼻孔出氣，首請豁免糧稅，守舊班遂切齒痛。蓋視拔利如反叛之罪人，永遠不肯曲恕。拔利則曰，吾英吉利一国之宰相，非守舊班諸人之宰相也。一国之所求者何事，則一人之所應者卽何事也。夫使此事而求之者少，不求之者多，吾誠何樂而為此？今則發於衆口一詞矣，吾何敢拂民之大欲哉。聞者歎為知言。〇一千八百四十六年（道光二十六年）英国貿易總數，纔值英金一百三十四兆鎊耳（約合華銀五萬三千六百萬兩），至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光緒二年）增至英金六百五十五兆鎊，其大有造於英人者，衆莫不知，故雖當時之英官仇視拔利，竟不許復登朝籍，而英民則無有不感激涕零者。

英国向例科進口糧食以重稅，實為保業中挺要之端。及至下令豁除

他國之得源源而至業田之家無自居奇遂以保業之私心易而為保民之公法善哉政乎況乎此弊既除百貨稅遂順流而下查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道光二十二年）英國稅則計科他國進口貨物之稅尚多至一千二百類比閱數年次第刪除所尚需徵稅者不過十二類耳一國之人悉沾利益視向之專保一業者不啻天壤之殊至十二類之所以未免者則緣度支有必需之款也從前物貨之貴賤恆視國家徵稅之輕重以為衡免稅以後則貴賤關乎豐歉假如食物一類今年多黍多稌自然價值漸落明歲無禾無麥自然價值逐增然苟進口者多則年雖凶而仍泯斗米千錢之歎進口者少則歲雖稔而終有太倉匱乏之虞推之諸物莫不皆然然諸稅既免向之專恃一業以致龍斷者頓皆失其所恃即如業田一類外糧既免納稅不特所收租數不能過擢以使之踴

貴且穀賤而農民無以居奇佃田之值亦因之而日賤鄧氏銅山郭家金穴漸有山傾穴破之憂雖日謀升斗以爲活者則皆鼓腹含哺永無菜色所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其尚能受國家之保護者厥有兩業焉一曰船隻一千六百五十一年（順治八年）和蘭國出洋商船寖盛英國乃定一章程不准他國之船來載本國之貨後有某名人謂此律必須删改以廣貿遷直至一千八百二十三年（道光三年）英廷始允議行然僅能畧改而不能全去者蓋謂他國若不禁英船往載其貨英始可不禁其船載英之貨也著富國策之師米得（姓）雅堂（名）論各種富國之事皆明白曉暢說理圓透惟於此事僅舉其偏而未會其全故極稱不許他國之船運載我國之物實爲妙策而不知此亦啟衅之一端也交鄰而不準以公心豈能彼此相安哉○凡業船之船戶皆謂國家不設法以保其

業已不能營生理，船戶不能營生理，即無以養水手，水手無所養而改其業，萬一與他國失和，即無以橫行於海國。此說似也。及至英廷易保業為保民之際，英人皆謂國家於船戶一業獨加保護而不問民間之受害與否，尚未洽於保民之道。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英廷體察民情，亦命删除舊例，英民更喜。查是年英之船隻運載各貨物合計僅重英權四百九十萬墩（一千六百八十斤為一墩），逾二十五年，至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同治十三年）增至六百萬墩，船中水手共二十五萬人。可見向之所藉口者，所謂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而孰知改律者之非徒無害而又大有以利之哉。

第十七節　糖稅

英廷於保護船隻而外，又保一業者何？糖斤是也。查英國於中非洲有屬地數處，總名之曰西印度。英國進口之糖凡自西印度來者應科稅

則輕於他國進口者數倍問其故曰保西印度之糖業也西印度之糖業何以保曰彼處所買之黑奴公家已贖而釋之矣奴釋而工少工少而價貴若再減收他國糖稅俾與西印度相等西印度人不將轉託他國重至非洲私買黑奴乎其時西印度貿易中人皆執此說然英廷不信也謂非工人之不敷也亦非工價之將貴也但其製糖之法未能精益求精耳一千八百四十六年（道光二十六年）諸稅幾於盡免之後重定章程略謂自此以後再遲五年無論何處糖斤運進英國口岸應收稅項盡歸一律不使偏輕畸重云云蓋欲西印度乘此五年之暇自行整頓其糖業以免虧耗之虞也○英廷之將代贖黑奴也西印度商人皆言從今以後我輩世守之業必皆敗壞乃既贖黑奴使為平民貿易初無衰象人皆喜出望外今英廷更欲使糖稅同於他國西印度商人又言今

則必致各業交困之弊紛紛盈耳附近古巴之揸默嘉海島爲英進西印度之第一要道當改章令下之際首先梗阻蓋揸默嘉各蔗地畝大半皆英人所購取其地主皆安居英國而專派一人至島代業收租諸事各地主又以十成中九成之地向人典押銀錢所得典價有反責於購地之價者土人耕種之法又未盡善得地者本已受其折耗及聞英廷改章之令將使他國進口糖稅與西印度一體減收即謂我亟從今以後萬難再有豐亨豫大之日矣英廷雖聞之而仍毅然行之及至糖稅改定果不出各地主之所料向之出達阡陌者先後紛紛中落其工人之不敷於用亦與向所憂者相合至蒙恩釋出之黑奴既得小地一區其初所產之物幾於取不盡而用不竭即以初頭所結果實而論不必有灌溉耘耔之勤已足供其食用沃土之民不材古有明訓況黑

奴本至愚極蠢之輩遂相率習於嬾惰向之尙可敷衍者不數年而貧無聊賴矣又前者揸墨嘉島每年發出貨物計値英金三百萬鎊左右稅章既改驟減至一百萬鎊其運出之糖較之未贖黑奴以前僅存五分之一惟胡椒一物則日漸增多蓋胡椒樹不勞人種子落於地旋結成樹全島盡爲胡椒所佔則彌望荒蕪之景可想見矣○揸墨嘉島水土之佳他國均無與比並而所出之糖則反遜於他國今既日見衰耗英人有資備開墾以辦理不善者明理之士則曰此非英廷之誤也英廷雖逕將改此而緣欲保一業之故或改而兼保衆業則兆民無不受虧豈所謂於保民之善政乎○若論西印度之他島則與揸墨嘉迥異凡實有資本之富戶既無須與押用欵又能督率農人善於耕種故雖受虧於初改稅章之日後仍逐漸恢復況田間所出之物較前有增日益

畏境多黑奴亦漸受教化深知耕稼之勤勞愈於懶惰之貧苦故榷稅雖不蠲傜役之患生理仍蒸蒸日上生齒亦日漸繁庶其他諸事亦無不各有起色

第十八節 百工受益

英廷既改保業舊法之後織造廠主與貿易場中類皆受益不淺而百工之獲益更有深於織造廠主及貿易場中者考英國今王維多利亞未即位以前各物無不納稅百工皆因今王即位以後百工日用必需之物幾無有仍行徵稅者惟華美之衣服精潔之飲饌公家始科以稅故百工若效奢靡則納稅於公家也由其所自取也英國前與法國大戰之時有人通盤核算云凡工人一名每一年中食用諸物需納國稅英金十一鎊即如一織布匠耳有時國家因保業之故其終年辛苦所入之貲一半竟充國課幾不啻於戰務既息之後三十年亦嘗通盤核

算請百工日用諸物無不有稅假如物價值英金八鎊（照時常市價約合銀三十二兩）而購之者需英金十鎊其二鎊即國家所徵之稅也此猶其最輕者也其最重者甚至值金二鎊之物購之之價亦需十鎊則徵八鎊之稅矣故茶葉一種百工以金十鎊購之而不知其中五鎊全係國家徵入之稅糖則英金十鎊之中有國家徵入三鎊之稅在焉架啡英金十鎊之中有國稅四鎊在焉賤皂價金十鎊之中有國稅二鎊十先令在焉黃酒價十鎊之中有國稅二鎊在焉畀酒價十鎊之中有國稅八鎊在焉燒酒價十鎊之中有國稅七鎊在焉至麪與肉二物爲果腹之所必需而國家之意欲保農人及牧夫之貿易使無折耗之憂故亦無不有稅乎中英民所納於國家者多至不可勝算究其實則無非害盡全國之生靈而已及至國家改絃更張而後百工日用所需之物全不納稅今距哉

不發核算之期、又將四十年矣、所有當時抽稅不公之法、蠲除淨盡、計英國公家一年度支之所出、共英金九千萬鎊、按下文又謂行清七千萬鎊云云此蓋與其數殊不甚符耳而其度支之所入、則有煙酒稅項英金四千二百萬鎊、蓋謂此非家人日用之所必需、彼酗酒及嗜煙者、隱隱科取其重稅而不爲苛也、又有茶稅英金四百五十萬鎊、茶之爲物、亦非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者、故亦畧科以稅、其餘有亦應徵稅者、則大半皆富戶所納、如田之糧賦也、大小各契據之過戶費也、皆取之而不爲虐、彼百工人等、但能終身不飲酒不吸煙、即永無納重稅於公家之日、其所納者、僅存茶稅而已、茶葉雖民間所必需、而以每年每口總計之、不過英金三先令、合中國制錢八九百文分之於每一禮拜、不滿英金一辨尼、約合制錢十餘文、倘屬輕而易舉、於是數百年來之積弊、遂於數十年之中、一概掃除淨盡、論者謂異時英國則有關

心民瘼之大吏相繼而起再欲加惠於民生以成不朽之偉業奈百分之積弊已去九十餘分僅存數分雖盡去之民亦無有沒齒不忘者矣惟鄙意以爲若使求全責備則英國尚有未能盡善盡美之事五端請得而進討之

一曰地畝我英國之地大半皆巨富家之世業小民佃而耕之者也試爲分而計之全國地十分之五爲業主者大約不過一千人若以十分之八而論爲業主者亦不過五六千人耕田之夫集富室之門求佃其田以餬口富室則安居樂業得操進退之權偶或忤之幾至無田可種及觀他國則大半皆民有恒產有恒產始有恒心放辟邪侈之事以有顧戀而不敢爲政之最善者莫大乎是故如與我最近之法國爲地主者約有八百萬人較之英國不將相去天淵哉然而

英地之所以盡歸富室者非不期然而然也其中厥有故焉英國舊例子孫不准售賣祖父所遺之地於是極富之家遠自高曾祖考歷代購入之地畝世世相傳其年中所支用者皆地租也而尤慮有不肖之子弟也父死傳子子死傳孫所有田地盡歸長子執掌而分其租金於餘子從此貧苦小民雖幸積有餘貲無從購尺地以爲世業而爲富室者以地畝一經購定永遠不准出售深恐以活錢變死產故雖知他處尚有荒地亦皆不樂再購即有欲購之者非嫌地畝之畸零即苦國家過戶之重稅往往垂成而中止至於佃田耕種之農夫則皆曰地本非我所有今歲偶據此地安保明年仍歸我種遂不肯盡心出力以求其肥沃甚以爲積而久之必有不堪問者乃富室之意則不然以爲佃戶耕田之所穫反多於自耕其恒產即如蘇

格蘭一省爲佃戶者最多而其秋收之際每耕田一畝約可收英量之麰麥等類三十四斗英國他省地或有爲農夫之世業者每英田一畝僅收英量二十九斗法國農民自業之田更多統計每英田一畝且僅收英量十六斗故蘇格蘭收穫之多於他省及他國者皆佃田之效也愚謂此亦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德國烏呑柏地方之農戶幾於人各有田其所收穫者何以更多於蘇格蘭省及英之他省地乎英人之地雖貴糧賣積重而不能返吾恐害民日甚必有不肯甘心者誠英國從來之大事也況乎美國及坎拿大一境無主之荒地多不勝收假使有人羣往耕之則異日美洲之糧食運售於英國其價必將反賤於英糧英廷不乘是時速改售地之舊章而欲其長治久安也是則鄙人之所未敢逆料者也

二曰酒英國本境區區三島地耳而人皆耽於麴蘗年中杖頭之費多或英金一百二十兆鎊少亦一百兆餘鎊、合華銀約四五萬萬兩此中三分之二係國家所科之重税及釀酒沽酒者之所牟利其在豐衣足食之家自尋醉中樂境於事尚無大害而食貧力作之子亦於此糜去巨貲恐非藏富於民之道也而況沈湎不已於人之體質但有大損而絕無微益英政之所關繫者大矣英國好善諸士創爲戒酒會者已有年所且遣人四出勸諭冀各止飲以杜禍根而從之者甚鮮日復一日迄今仍無善法鄙意若竟由公家論禁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三曰工從前受苦之人無從申訴謂國之大權全在富紳也既改制度以後百工皆許自陳其理於是富室與向日受苦之輩往往不能輯睦英廷至今亦無善法以處之儻有工人圖增工值而其僱主不

願也工人乃相率停工以爲要挾僱主雖有絕佳之機器不免暫成廢物迫相持日久不得不曲從工人之請亦有僱工終不願增月更欲減其工值者百工停工以要挾僱主即閉廠以停止當此之時百工即欲求向之賤值而不可得不免餬口爲難愚謂此皆以勢力相迫曾是得謂爲公允而且諸務皆緣之而受大害不幾如昔年各國之戰爭雖長乎深冀彼起諸富紳與諸工人皆洞諳此事之有損而無益彼此定一永遠相安之法則大幸

四曰國用英廷度支所出年需英金七千萬鎊(合華銀二萬八千萬兩) 此萬國公法至今未能盡善之弊也若使萬國設立議諧之公法彼此共敦睦誼若兄弟之往來則英國豈須糜此多金以自保乎查英國負債欵每年需付息金實爲出欵之一大宗其誤蓋由於先代而先代之

所以誤者無非用兵之耗費耳又有明知今世之誤而終不能籌節省之方者亦無非藉兵力以壯聲威耳故前債之未還又從而增益之師以近事而論今年耶穌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之例所應給者較之八年前更增英金一千萬鎊所幸民皆饒裕尚不覺其受大累而反覺年盛月興耳然辯之所至終伏禍根靜言思之不亦大可懼哉

五曰歧視城鄉人英人之居於城市者英廷待之與鄉里人迥不相同故城市中人已擅舉官之權鄉里中人雖當年一體輸租納賦而無權可舉一官同一民也乃英廷歧視至此保無有起而爲亂者乎改絃而更張之耳所望於通達事理者

以上五端皆鄙見之所及苟國家乘閒暇之時一一善爲處置鄙人當拭目而觀德化之成

第一節 衆所病之

英國麥肯西原本
英國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英除積弊二

民間所聚之新官既入議院、民隱無不上達、英國舊律之有大弊者、咸予漸除、且雷厲風行、至爲神速、此後四十年中、次第剗改、諸事不過流弊之交焉者耳、末焉者耳、於是稽其丁口冊籍、知民間衛生之法、亦已遠過前人、考一千七百十年、（康熙四十九年）勻計英國每三十六人中、每年必死一人、一千八百年、（嘉慶五年）勻計每四十八人中死一人、一千八百十年、（嘉慶十五年）五十一人中死一人、一千八百十年至一千八百三十年、（道光十年）五十四人中死一人、蓋緣昔年英國不知潔治道途之法、往往停潢蓄潦、居其旁者、咸受穢氣、發爲瘧疾、年中致死甚多、及既改制度也、穢水

皆有所宜洩矣昔者英人多患痘證歲死百人中痘死者約居其九既而名醫摳耐創爲種治牛痘之法痘證之大害除矣昔者英民貧賤居處飲食亦皆不潔今則房舍高爽粟肉精肥病者且不恒見況乎其死惟名城巨鎮繼長增高地密人稠穢氣臭水容有難免其發爲疫證者一經傳染仍多受害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道光二十二年英廷又派員專查之因聚一切足以致疾之汚穢斷錄成書徧示民間英民向皆苦於不知耳今見書中所載謂英人所食之水中含毒氣甚多貧民男女老少同住一房不特淫亂之風由茲而漸長且炭氣亦日蓄而日多其房屋之過隘者屋外街衢必無淸氣何以流通穢水何以疏洩至利物浦海口曼徹斯城皆大市集也居民每八家中約必有一家天光不能徧透地形且極卑濕而其城中又多墳墓積屍之氣易滲入土井水亦沾屍氣

故通計國中有貧苦之婦孺四萬三千十口倘其早得衛生之善法則其夫雖至今存可也且其夫既死無以養其妻公家例給貧婦口糧又不免多所糜費因洞歷年戰事孔殷之際英國傷亡之兵士反少於此日沾染穢惡毒氣而死之民人公家苟能再設善法則病夫可減其半矣又查倫敦都會中凡紳士之家均勻合計大約年不过四十四歲多已名登冤籙至勞苦力作之輩通計存年都不過二十二歲若輩苟能卻疾則雖壽至七旬亦非難事今因公家不善處置之故僅令在世三分之一其可慘孰甚於此本委員可一言以決之曰公家能設善法以衛民生則每年之獲救者不下三四萬人書中大畧如此英民讀之無不驚惶失措○當是時也英人正朝夕請貲求免糧稅一節於卻病延年之說尚未遑兼顧也及至糧稅已免即紛紛進而求之襄速除致病之

源以葆其天年查歐洲舊例人死必葬之於禮拜堂左右非如華人之各有墳塋也禮拜堂左右皆為叢葬之公地惟一家之人可同葬於一隔不使外人羼入其始禮拜堂附近並無居人於事未為不可及貿易寖盛市肆寖廣墳園之旁皆築房舍又鑿井以資汲飲彼鄰墳較近之井一遇大雨時行壙中積水日暑必流入井中井水即沾屍毒為患實非淺鮮因公議另闢郊外荒地以為葬所即昔之已葬城中者亦各掘起其棺改葬郊外迄今郊外墳園修築頗佳又常有人為之守護以免發塚之虞而病者則緣是而絕少矣○昔者英人隨路傾倒穢水不問其能流出否也今則各城市俱於地下砌成陰溝穢水皆可流出又設一法務使各戶居民俱飲深清之水而其房屋之太破壞者逼令拆去之而由公家別築精舍使之棲止英廷又於各部院之外別立一部名

因防病新法實行不數年疫氣漸消同登壽域矣○草野無識小民聞英廷
催人另舉官員或更易宰執大臣及其同心合意之諸僚屬即互相傳
說一若天下事無有大於此者又聞遠方有某某土匪效叛亂之相爭
又聞某處殺斃一人亦皆視爲緊要之公事互棚閒話時或爲之咨嗟
太息或爲之欣慕贊歎而於遷徙墳墓開水溝飲潔水通清氣居淨室爲
人生絕大關繫之所在反夢夢焉殊可笑也有人於一切更章除弊之
後遂爲計其人生死之數因知一千八百三十七年（道光十七年）每一萬人
中一年尚死二百四十七人至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光緒十二年）每一萬人
中一年僅死二百人又考近年歐洲病死之總數舍瑞典丹墨兩國而
外惟英國爲最少即論與英最近之法國每萬人中常年亦須死至二
百二十七人恆加利（又名馬加）一地每年一萬人中死三百七十二人奧地

第二十節 歐洲教會實情

利阿國亦日少英民亦減每萬人中年死二百九十四人意大利國每萬人年死二百八十七人普魯士國每萬人年死二百五十四人〇若以千慮一失而論從前受病之源雖已盡去而尚有美中不足者英國各城及各大市鎮之小孩往往年至五歲爲一生死關頭總計十孩中僅存其五倘能於育嬰之法益加美備則小孩之夭折者亦可漸見其少矣

歐洲教化之遞總爲三類一曰天主教一曰希臘教一曰耶穌教歐南之民大半遵奉天主歐洲西北之民大半歸向耶穌而其東方一帶則恪守希臘教者爲多三教者同源而異流各分門戶者也至於英國之人則大半從耶穌一門乃一門之中又分爲兩大教會一曰官會即監督其初創時凡禮拜堂及教士之住宅皆官爲給帑修築遂若奉忠須行也者竟以官會自居一曰民會則皆民間醵金而與立之者當其[illegible]

易制度之際、民會人既然擬遁進乎、理者悉出其中、且更有才全德備之士、爲衆人所屬望者、以民與官不相敵、往往爲官會所欺壓、民會中人則又以官會中所訂教規有與聖經之旨不符者、遂各自立教會、如水火之不相入、要絕對不至官會禮行受教禮、官會固不能勉強、猶剝斂其錢、以資官會之費、且民會中人之婚娶者、又必擲令入官會堂照例簽名、不可確證其爲夫婦、民會人死、欲葬於官會堂外之墳墓、必令誦官會所定之送殯文、英國有著名之二書院、民會之子弟不准入院讀書、即使勉強入讀、亦不能博取功名、諸如此類、不公已極○猶太人之居於英國者、自守其猶太教、而其受官會之欺侮、亦與民會相似、且更有甚焉者、凡猶太教人、概不許人舉入議院以充議員○查英國所定保業之例、關繫乎食民之生計者、至無窮人、今姑擇附益貧民

大有轉機乃立教者之受屈仍復依然如故衆咸謂此例之行更未知何日也○民會中人歲入之款英廷恒强令十捐其一以充官會中教士教民養贍之需時歷千年相沿爲虐至一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六年大改制度之時始删此例民會旣捐與否并捐資之多少悉聽其便官不願問民會如釋重負有口皆碑頌德者矣○民會中人旣須捐資以養其教士若再勒令捐資以養官會其不公孰甚焉去之宜也此外又有科派捐修官會禮拜堂之例尚未删除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議院中曾議及此發與行投筒之法請議員投入不可派捐之筒者已有其半而投入不妨派捐之筒者仍有其半遂命照舊派捐至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同治七年續議此事始定不准派捐之例民會苟有欲捐者亦聽其便民會受寬○英民之婚娶者昔日必令到官會禮拜堂成婚名方爲合正言

順、故民會中人例強令入官會堂、一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六年）新例興、倫民人教士欲赴民會禮拜並婚娶者、亦許其爲證據○民會教士死、昔年不准葬於官會之墳、議院諸員辯論紛紜、究不能改、直至一千八百八十年（光緒六年）始許一體埋葬○凡太教人之欲服官者仕、及入下議院爲議員者、英廷早准之矣、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咸豐八年）諸貴紳亦准凡太教人入上議院同參樞密○其民會受屈之最難伸者、莫如不准入大書院肄業、及不准博取功名一節、昔年恆有人爭之於議院、謂待民會中人實太不公也、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同治十年）始准民會與官會中人一体讀書入仕、遂無區別、於是千年以來苛待教會之律、斯皆除根矣、一千八百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求新班中諸員大改制度以後、咸以爲諸務大定、從此可無庸多事更張矣、其時宰相羅色亦宜言於議院云、昔

等內閣大臣此次一切加以整頓實已弊絕風清嗣後蕭規曹隨已足與吾民相休息矣即當時之民亦各欣喜無量別無所望於朝廷矣而孰知事有不可逆料者公舉官員之苦羅巴宰相初亦欲竭力推而廣之惟一千八百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所改者但許富戶各有舉官之權耳若百工人等則仍絲毫未能干預也於是議院中有一二議員銳意云舉官之權似應家擅而戶操之方見大公又云各人舉官之際務宜許其隱而不露若仍昔日之明舉必有多人受臨其上者之挾制遂致民所欲舉之員有所畏而不敢舉不欲舉之員又有所受而不敢不舉其弊亦不可勝防又云凡各議員不可使之久於其任若如昔日一舉之後永不虞其黜罷則可終身膺議員之榮而不必小心從事矣故宜定議員一任若干年之例任滿後即行另舉存[illegible]員可以補[illegible]等語然雖有以

上議院尚未即允行也況而百工中有能研究書理孰知國事者撰為百姓名分文一篇詳辨七物所欲言文中所言之名分固屬合理而其所設之法則欲強迫其從以便之不得不從於其人之闕之者心多不善也特其論推廣公舉人員之理則無有能駁之者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咸豐二年）羅色爾尚在位乃與計推廣之若官若民亦皆無有非之者方以為事在必行矣不料俄土戰起英人義助土耳其以敵俄羅斯而且俄禍未靖印藩又叛當軍書旁午之時自無暇兼顧內政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咸豐九年）軍務大定英人始重議及之時則守舊派領袖請息窩密目盧許援濟諾分之一說議員之意於求新者皆大不悅謂誠如此則俄羅察其推廣也哉守舊班諸員曰我蓋厭許多予推廣若諸君於公舉之法別有高見則請另舉新案相耳其意蓋謂俱使新學出

履任亦難於分外應民之請也及當另舉之際英民衆口一詞不願守舊班中人再等大權而咸屬意於求新班其時求新班中声名鵲起者凡三員一日帕茂思登一日羅色一日杞辣士端而羅色屢執英政一日得所新手即於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自出新意謂鄉里間人每年納租賦英金十鎊以上者城市中人每年納租賦英金六鎊以上者皆得准其有舉官之權帕茂思登不然其說民間亦不甚過問兼之議政員不願與聞此議羅色知衆情不屬無奈黙爾而息帕茂思登雖掌大權義員中間有欲起而講求推廣公舉人員之事者帕茂思登昌言駁之他議員即從而和之民間仍不甚要求故日久尚循舊轍惟民心之以爲宜廣者日積月累駸駸然較盛於前矣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同治四年）値另舉議員之期適帕茂思登謝世遂以杞辣士端爲求新班之領袖

直議推廣公舉人員事宜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杷辣士端立議日向日鄉民年納租賦英金四十鎊以上城中之民年納租賦英金十鎊以上始可有舉官之權者今宜改定鄉民年納十四鎊城民年納七鎊即可與於舉官之列諸息時紳怕後患登爲相率同守舊班諸議員力持駁議藉口於舉官之人太多恐國事有擬玩之虞也求漸班中有羅姓議員亦不以杷辣士端之議爲然杷辣士端循例挂冠而去守舊班中得志各持分權不宜过廣之說而斥鄉民納租十四鎊城民納租七鎊即可與舉官之議爲太濫不料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同治六年諸息所定章程凡居於城中者不論年納租賦若干皆可舉官鄉民則年納租賦英金十二鎊亦得與於舉官之列是則諸息之待鄉民雖嚴於杷辣士端之議而其待城民也反寬於杷辣士端倍屬意想所不到一千八百

七十二年、同治十一年 經英廷及上議院批准照行從此英民之講求公舉人員者無再求推薦者矣且歷年以後又議定准令民間密舉人員以免貧民欲舉某員受人挾制及暗中受人傷害之苦英民益喜○考英吉利一國變通內政之處五十年中多至不可勝紀雖未十分圓滿而比前已大不相同卽以六十年前而論全國之事皆操之於數世家貴要之民分毫不敢與聞且亦不知國事之臧否故雖受盡苦楚祇能坐以待斃當時亦無有人妄敢上請者又安有聯合萬衆同心辦事之舉至於黷武窮兵國事之至大且危者也不但剝民之脂膏以充兵餉且將驅民之肢體以列戎行乃從無有一官一弁起問斯民之願與否者此外不公之律法亦甚繁多亦罕聞有不服之小民蓋民皆以爲王法之酷烈直如天災之流行萬無防備之謀安有挽回之策我儕小民惟

英國所頒廣公舉之法

有自執其力所能爲之業安分守己而已至於國之大政自有紳士主持於上豈能者何知焉、一千八百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畧改制度諸官戶得與諸巨室協辦國事此削弱之始見者也、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同治六年）議廣公舉人員之例然後盡分其權於衆民舊日私操政柄之章程删除殆盡民間亦皆視國事如家事報館之所持論呈卷之所偶語無非謂君實爲民而設故治國事首宜依民心議院諸員非但爲君主所命兼爲民人所舉故欲爲君理事必先爲民陳情方協乎天理之公人心之正且此倡彼和不啻萬口同声凡購一命之榮者欲辦一事類先博考民情然後順民情以圖國事治國務如視諸掌矣、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同治六年）既改舉官新法凡居於城市中者除至百工人等無不操舉官之權惟鄉里間人之納租數少者每當公舉人員之

際依然作壁上觀自顧懷慙相形見絀鬱積日久鄉人亦発憤而起謂吾輩何非英國之子民何爲使我向隅至於此極也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光緒十年）下議院体察民情議曰鄉民亦不必問其岀納租賦若干亦許其一体舉官與城民不分軒輊旋遂請上議院核示上議院諸貴紳議以舉官之權雖可由城市而推之鄉里然豈可漫無限制今下議院未將若干人應舉若干官之數明白開列殊難准行英民聞之徧國譁然是年秋下議院領袖格辣士端宰相於下議中補入舉官新額一條云按民額以舉官員至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光緒十一年）上議院旋批准照行英民遂益無缺望者矣○考五十年前改定英民公舉人員之例或以一縣計或以一城一鎮計應舉官若干員於民數之多寡不暇問也是年始以民人生齒之數以定公舉官員之額假如某處人少則合公舉

一員其虛人多則合舉五六員不等又從前得操舉官之權者約有三百万人至是復加推廣則合英倫蘇格蘭阿爾蘭三省共有五百萬人而英倫議員之增於舊額者計十二員蘇格蘭亦有增加於是英民咸知五十年前所謂改制度者不過微末之見端耳及至此時全以下順民心爲主更推而上之至於由數巨室爲政之時眞有霄壤之殊矣觀止矣若尚有未改之他事要皆無足重輕矣

初英國之將改制以順民心也守舊諸員必曰朝廷大事小民何知焉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同治六年城中比戶得操舉官之權又有人言此輩幸叨新例許其舉官而知識未開豈合遽畀選政此言誠是也且不特未開知識已也竟有目不識丁者故當推廣例定曾聲明日後必應振興教術一層今國家因遂注意於此時官場中亦籌於該諸者廣布於衆

曰今既予民以舉官之權、然則民也者、吾輩之主也、而奈何其未學也、吾輩今亟宜設法以教吾輩之主、庶其可哉、語雖近諧、卻有至理、是人後在上議院為宮保、僅聞其所言、而杞辣士端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同治六年、為相之時、其部下諸僚屬、亦各竭盡心力、以教其民、而實以教官之主云、〇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議員應世德獻教民策云、居今之世宜先查明各處學塾之數、如或不敷、必須重新推廣、歲需經費若干、公家則發帑以助之、民間則籌捐以足之、其所增設者、除平常學塾之外、兼須教以經典中之大道、惟教并一門、孩童應從何教、則須問其父母以為準、公家切弗以勢力逼令強從某教、是為至要、其經理學堂事務、應即延本地紳士、以資熟習、至英倫一省、仍准本地紳士操選入孩童入塾之權、蘇格蘭一省孩童有已及入塾之年、而不就、令始嚴辦准地

方官罰其父母重設禁之狴犴其父母之無力教子者官爲別設義塾而不取其束脩云云英廷於教民之事竭盡心力至此蓋欲使通國無一不識字之人也其果能克副所欲與否尚難逆料但民既各擅舉官之權必先有舉官之識又必熟於古今治忽之所繫夫則驅民於學塾關係至爲重大雖知其難不敢不勉及至英廷准立學塾新章之後英民之入學塾讀書者較之昔時其多二百二十五萬人假使無此新章則彼二百二十五万人總屬非分者究爾棄今依然不識不知之愚蠢漢耳嗚呼學問之道其可忽哉○英國所辦各事向例派有專員各列清冊以資考證今查總管清冊人員報稱一千八百三十七年道光十七年英民每百人中能執筆以書已之姓名者僅有五十八人至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光緒二年每百人中能執筆以書已之姓名者已增至八

十一人矣又查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光緒十二年）冊報英国學塾經費除各大書院及中等各書院之外但以初學之書塾而論每年大約已需英金四百萬鎊（合華銀一千六百萬兩）誠可謂盛莫與京矣

英國阿爾蘭一省於近二十年之內亦竭力整頓各事然尚有未發完備者溯三百餘年前、（明代）英國亨列王第八在位強逼阿爾蘭省民人一切務遵王命其有仍遵羅馬教皇之命者以犯法論殊不知民之服教有出於不期然而然者君欲以權勢强之亦徒見其口是心非而已矣故二百餘年前（國初）英王又嘗强人從監督會之耶穌教亦不过貌似服依、心終誹議也○昔者英國君民亦皆天主教中人也故有籌出公款以助天主教經費之例訖而英廷改從耶穌教卽以公款改助耶穌教會、存英王之意亦自以爲的當不易矣殊不知英民十幾中信天主教

者仍居其八信耶穌教而從長老會者亦居其一其從監督會者不過九分中之一耳乃英王以耶穌教中之監督會為官會遂舉年中應給教會之公款專交監督一會若有以待阿爾蘭人未免不公為訴者監督會中人答曰英倫民人大半皆從監督會儼然時王之制也阿爾蘭人若肯幡然悔悟悉從王制尚何不公之有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同治四年帕茂思登為相杷辣士端為協辦大學士議及教會之事亦言英廷之待阿爾蘭人實屬不公阿民聞而大喜外來蘇之不遠矣然帕茂思登逝矣似此關繫重大之舉未敢猝改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同治八年杷辣士端繼之為相甫及半月即建議云阿爾蘭人民既屬大半願從天主教則英廷不可強令仿照英倫人之例至阿爾蘭之耶穌教天主教中人不必令在英之上議院會議國政日後大學教職出亦不必由英

廷簡派庶彼此兩無偏倚阿爾蘭省之官敎堂地址仍由監督會中人掌管英廷惟科其一半之租賦監督會之舊敎士本由英廷給予俸金者倉卒從豐賞給若日後續有列名之新敎士則一槪不給官俸以示限制監督會若有盈餘之欵盡行呈交英廷英廷許以另欵存儲俟有大事之裨益於阿爾蘭者則用之斷不分給各敎以充敎化之需照此章程定於五閱月後舉行微特敎務悉能妥洽英廷且可收入英金七百萬鎊選議有益於阿爾蘭諸事議上上下各議員多以爲照舊章須杞辣士端議謂若不改章阿爾蘭民何以得被公平之澤其改之便於是竭盡才力廣爲論辯迨之日久上下議院始共感悟君主亦遂准行○杞辣士端之說既行英人皆喜謂從此敎會中之一大弊去矣而推下議院諸員之意惟務在安輯阿爾蘭之人耳其他非所計也杞辣士端

則欲乘此以立教會之新章盡隸大同之郡治監督會中入闔之卽於新章未定以前之五閱月內多派教士至阿爾蘭省以盡歸入舊教士之原額倂日後歲領常俸故向日阿爾蘭省監督會教士僅有五百名者此五閱月中驟增至九百名又念日後教士應領俸金旣由公家查照原額撥源賞給遂先格外濫增卽俗所謂慷他人之慨者也監督會旣有此弊迨至五閱月限滿核付欵項之際英廷直須付給英金八百餘萬鎊其私產尙不在其列也此外又有天主教及耶穌教之長老會一切費用亦須動支國帑然尙可撥餘英金六百萬鎊以充學藪有益於阿爾蘭諸事則教會之富可想見矣自此以後阿爾蘭之監督會亦卽改爲民會向日官會之名目一槪革除惟向由公家賞給之產業除徵其盈餘之英金六百萬鎊外仍歸是會支銷待之亦未嘗過刻也

第七節　阿爾蘭地

阿爾蘭最爲棘手之事、莫如地畝、蓋其人半是農夫、訟庭所審判者、大半係兩鄰爭墾之案、說者謂耕田而食、類皆安分良民、何至對簿公庭、環囚徒爲伍、則緣阿爾蘭之農夫、皆非能自有其田也、有主之者也、且爲之田主者、又大半非連阡累陌之富家也、且更散處四方、無土著於阿爾蘭者也、阿爾蘭之農夫欲佃其田、苟田主而願給之佃種也者、春耕夏耘、庶幾得所藉手、一旦田主曰否、吾不給若種、則惟有廢耒而嗟耳、然其心則大不服、謂吾戶始佃汝田、不啻荒蕪一片、自經吾與汝家終歲勤動、或開溝洫、或加糞壅、或芟夷其荊棘、或掘棄其磽确、而後瘠者腴、荒者熟、前勞若是、其可稱也、乃田主不以爲功、或更見地之肥美、反令增繳田租、違則別招他佃、吾輩其何以堪之哉、於是有欲斷相抗者、則積欠難返、恐爲鄉里之所不容、往往負屈銜冤、或伸於官府、其爭鬩

明之吏早已洞悉隱情恒欲左袒佃戶而遍查律例並無保佃之明文則惟有將就了事含糊定案佃戶忿無所洩遂有暗損其田糞壅田主之業者歷年既久農夫務求一相安之策爰共私立一規條即以身管士德一府而論若佃戶已將本年之租籽掃數繳清田主即不得另招他佃倘至明年佃戶不願再種此地竟由佃戶另覓他佃而索償其積年所費之資本此規一定官既無可如何且更有不能按期付租之佃戶亦執此以爲藉口蓋偏重之勢又已成矣田主恨之切骨謂我有田而人强占之天下豈有是理乎爰有强有力者恃勢威逼佃戶謂田固我之田也我欲何人承佃即歸何人豈容若輩竊占似此一再反覆間復有佃戶已就其田出資蓋屋以居者田既不容伊種不得不向田主索還屋價田主反謂我之田中汝何得私造房屋故不特不還其屋價

又向新佃云我田中有屋可居汝須於田租之外另繳房租吁若而人者直蓀農夫辛苦之資而據爲已有天下不公不平之事尚有甚於此者哉而舊佃則一腔冤憤無可呼籲或乃鋌而走險糾衆以毆新佃新佃告田主而助之控舊佃即與田主爲難甚至釀成命案問官則咨嗟太息卒無一持平之良法杞棘之端心以惘之因爲定一保護農人之律俾不再受田主之縣虐其之器然佃戶租田之際可立租限以三十一年爲期若未滿期而田主不允再租者至少給還舊佃以二年之租價甚或有多至七年者以舊佃蓋屋於其地或爲有益於田之事務佃曾糜血本者須由田主一一償還之後始許另招他佃又若三十一年之內佃戶不願再種准由本佃招人承頂應收各費自行妥議不特官不與聞田主亦不准勒措其田主之欲開墾荒地者或另須築路或必應

第八節 阿爾蘭請復分治之權

竝屋經濟者若有不足、皆官爲另籌 公欵、許其借用、以上皆新律之語、按然一般人因年來租俗之弊、與律雖已定於 公室、然仍難杜於私家、故田主佃戸終未能彼此相安、杞辣士端、亦識無可如何矣、然任院於阿爾蘭省農佃之苦累、爲之改定新律、亦所謂盡心焉耳矣乃阿爾蘭人、仍以爲未能相安、怨英廷之不公者、甚言因稔、遂有繼綠阿爾蘭之名士、數數聲言本省當自立議院、以自圖其便民之政、其議院即設於多不靈地方云云、而其第一知名之士曰怕爾內、藉英廷舉辦大事之際、不問有益與否、所左則右之、所右則左之、務期力掣其肘、而後大快於心、適數年來値愛爾蘭年歲不登、農佃艱苦、至一千八百八十年、光緒六年、農人忽結死黨、以地黨會爲名、糾約各佃、概不繳租穀、地主怒甚、遣人以威力追比、乃地黨會人擲傳一呼、亂者四起、往往

又釀成命案其良善之佃戶自願恪遵法令如期納租者地棍會人更敢來傷牙爪殘毀其牲畜物業殺不知王章爲何物杞獺士端以爲阿爾蘭人之敢於妄爲者必所定租地之律尚有不公也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光緒七年又集諸議員、加意斟酌、令各地主以公平之價收定租金佃戶若有負欠及不合租約之事、不准地主立時攆逐佃戶分所應居之地則准其隨時變賣待佃之所至此各佃戶皆有天良宜若何感激若何踴躍而不料其梗頑如故也、英廷乃赫然震怒立命嚴法拿辦地棍黨羽如響斯應、禁御有時而勢難遏者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光緒八年英廷派駐阿爾蘭省大臣貝遵若瑩謀斃、英廷頒發遞由刑部議定刑律先有地棍會黨務一一從嚴科罪始得稍安無事者一年○當是時也英相杞獺士端公餘樂心如焚謂人君　勵精圖治要皆有當盡之道若是以

勢力制民人、於理終不吻合、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光緒十二年議行第三次安撫阿爾蘭人之法、其法、一欲俾阿爾蘭人即在多不林地方自立議院以辦其本省之事、一欲籌定英金五千萬鎊貸與阿爾蘭之各佃戶以便各自購田爲其私產、守舊班中人聞之固皆不以爲然、即求新班中諸員亦是者半而否者半、於是求新班又分而爲兩、其與格辣士端志同道合者名之曰英阿分治班、其背道而馳者曰英阿合治班、格辣士端知衆情未洽、准阿爾蘭分治之事不能遽成、乃上表請飭另舉新官以辦通國之政、因及至另舉之員皆入議院、亦大半不願分治、格辣士端公再解宰相印綬、沙士勃雷侯繼相、於是議院諸員幾若盡忘其爲守舊求新兩班也者、而英阿分治合治兩班則如水炭之不相入矣、